

法，就是要先讓佛教為當地人所接受。

僧團以比丘作為中心，佛陀也允許女眾出家成為比丘尼。但是，比丘尼僧團與比丘僧團是兩個僧團，並未合併成為一個僧團，這點必須清楚。儘管有五部律，部派林立，戒條有開合，但只是在小小戒上有開合，綱領並沒有紊亂。

受持戒律是每個僧眾應該有的本分與義務，不是把「受持戒律」這件事交給律師們就可以的，其他佛教傳承並無漢傳佛教所謂的「律宗」，律宗是專門深入研究戒律的人所組成的宗派，但是戒律是每個僧人都要遵守受持的，受戒、學戒、持戒、弘戒，這是僧人的本分，是任何宗派都不能缺少的。就如淨土宗，什麼是修「淨」？佛教本來就是致力於人間的淨化，淨化世間是所有佛弟子的責任，持戒也是為了要淨化世間。所以，修淨與持律有著共同的方向。

佛陀攝僧，以戒為本

佛教以戒為根本，並無討價還價的餘地，佛陀講戒的內容都是世間的事行，例如分辨善惡、正確的生活方式，或接受世間的檢核與習慣等，而不是直接跳躍至講境界的提升。「人成即佛成」，人都做不好，怎麼可能成佛？因此，不要只會一直談「空」，佛弟子活在世間，生活起居都與自己所處的環境社會息息相關。

儘管社會與宗教是相互影響，但佛教仍有共世間與不共世間之處。「共世間」是說佛教與社會大眾都同在一個社會中，受到國家法律、制度、風俗習慣的影響。面對佛教僧團的事務，要先能「辨內外」，例如有修道者、在家居士或無信仰者，乃至七眾的倫理。再則要「分大小」，僧事有大小、戒律有輕重，乃至團體與個人界限的劃定。最後，是「判緩急」，每件事有先後，依其緩急程度來處理，尤其緊急事件、危機處理等，平時就要有所練習，律典中的「略說戒」是很值得學習的例子。

內外、大小、緩急，最核心的是「本末」，佛陀「攝僧」以戒律為本，要先瞭解，才能持身——持你這個身體處於大眾之中，進道修業，既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。例如，僧人犯戒，要先問犯的是性戒或遮戒？是重戒或輕戒？是自

主的或被強迫的？是有意的或無意的？每個面向都要先整理清楚。就如有人說開車輾到一條狗，這是重戒或輕戒？要如何處理？如果將一切都瞭解清楚後，也有責任勸導這位僧眾來懺悔，解除他的罪惡感，讓他日後還能安心辦道。僧團這平台要在這世間立足，這些都是僧人該具備的眼光與能力。

「不違法性」——契入實相的修證，是增上的問題，當然還是從戒律說起。佛陀以二諦為眾生說法，一是勝義諦，一是世俗諦。勝義諦就是實相、究竟法，你要證到何種境界，你的精神與修為可以提升到何種層次，這當然是每個人都想要的。但是，落實下來，一定是共世間的身、口、意行。即使現在一切都自動化了，人類即將面臨被機器人取代的境地，有人就說未來不需要宗教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只要是人的世界，當我們對佛教久住的方向清楚，佛教就能在世間拓展。

我們希望正法能久住，不僅是個人要得成就，還要承擔佛教永續經營的責任，其綱領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學，方針就是這佛語三相。從戒開始，修定、修慧，所有的修證成就都還是要能為世間所用，這才是佛法不離世間的根本精神。

所以，佛陀說「小小戒可以捨」，之後應該要如何處理？還是要回到佛陀的智慧，其根本即是戒、定、慧三學。經典有五種人說，戒律只有佛制，適應環境的同時，視需要再增加隨方毘尼、清規或各種制度，但永遠只有佛陀所制的戒律是最珍貴且不可改變的。

佛陀不但制訂戒律，他還為我們授戒，經由代代傳承，此時此刻的我們領受了佛陀的戒律，就是要去遵守、去理解，這跟我的修道與對世間的關懷，是完全結合的。

有僧人認為趕快證果比較重要，其實即使是證果，還是不能沒有戒律。也有僧人說：「戒律很麻煩啊！」還有更多的人是怕吵，想住到廟裡圖個清靜，最好是山門都關起來：「我生活沒有匱乏，廟蓋得這麼大，讓我安靜地住就好。」那麼，你又何必來出家呢？你大可回家享受少爺或千金的生活，如果你不想承擔佛教命脈的責任，出家又能做什麼呢？

有僧人說「戒緩乘急」，應該要趕快證果，滿心只想丟下世間而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就能樂得清閒，那別人要怎麼辦？你以這樣的方式來告訴人們你所信仰的宗教，他人又會如何看待佛教？世間人都尚且不允許如此，還要擔負社會的責任，更何況是佛教的出家人呢？

戒律的四個項度

戒律有四個項度——戒法、戒體、戒行、戒相。

一條條的戒文即是「戒法」。但是，戒法不是用來讀給佛陀聽而已，而是要落實成為自己的行為，你依之如法而修即是「戒行」，這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、調整，你就能成為別人的眼目。

所謂的「戒相」，是你受持戒法後，所呈現出來的外相，這是法幢相。出家就有出家的相，在家就有在家的相，一個有信仰的人他所顯露出來的所有一切，他人還是馬上能感受得到。

「戒體」的「體」即是從心發出，我持了這一條戒，內在會有領納與內心的感受。就如讀書，讀了書後有領納，得到這樣的養分，這是內心的。儘管此時外在的行為還有一些不圓滿，但不是一直在進步中嗎？我們持續地努力修學，同時也能向他人傳遞佛教僧寶的認真與踏實。

戒律是修學的基礎，但不要只停留在基礎，還要再進步，就要修習禪定與智慧。如此你才會發現，這只是說法上分三個項度，當你充實定、慧的內容後，對戒律會再有不同的領悟。所以，戒律是事行，要落實在生活中，在事行中用功，定與慧也會自然地出現的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」要渡佛法大海，只有智慧。智慧從哪裡來？還是從戒、定、慧的次第而來。

「僧」要安住，身安而後道隆，一定要從戒律開始，要安住在僧團，一定從戒律開始。在修習戒律中，你也可以得到定與慧。同時，你對世間的關心與慈悲，以及做為僧人的使命，都在其中完成，修行是身心整體的訓練，是不能